

血腥山庄



冯戴力/著◎《不死硬汉集》

44.572 588593

《不死硬汉集》

血腥山庄

冯戴力
著



C0276073

(吉)新登字 05 号

血腥山庄

(台湾)冯戴力 著

责任编辑:崔卓力

封面设计:闻 艺

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 787×1092毫米 32开本 6.625印张 2插页
(长春市斯大林大街副 136号) 130 000字

长春市第五印刷厂印刷 1994年8月第1版 1994年8月第1次印刷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印数:8 000册 定价:4.80元

目 录

一. 庄康被杀	1
二. 杀人灭口	44
三. 跟踪追查	99
四. 巧捉奸细	137
五. 桑林山庄	162

一. 庄康被杀

这升降机有闭路电视之设，而闭路电视是两用的，通常升降机中的闭路电视是由那幢建筑物的管理员或护卫员在楼下的电视机中观察着，以防有罪案在升降机升降的途中发生，但这一座升降机则是在顶楼亦可以看到其内的情况。

仇天豪就是在那豪华的顶楼上的电视机之内，看到这三个人进入升降机，他们不但手中拿着轻机关手枪，而且每人的腰间都挂着两个手榴弹。

他们明目张胆、毫不避忌的踏进升降机中。

仇天豪不怀疑他们是要到顶楼来对付他的，因为这是顶楼私用的升降机。

仇天豪极力推动那只非常巨大的水族箱。

水族箱中的鱼开始乱撞起来，由于摇动使它们不安，而且它们也在互相咬噬起来。

这些并不是普通的热带鱼，而是几条差不多有一英尺长的食人鲈，这种鱼亦是会恐惧的，它们恐惧的时候就会自卫地

向任何会动的东西攻击。

这水族箱那么大却能推动，因为它的架子下有轮脚，否则，这么大的一只玻璃箱，就是空箱而没装水，那厚玻璃的重量亦是需要几个大汉才能抬得动。

仇天豪就把它推到升降机门前，但轮脚已在光滑的地板上留下轮印，实在太重了。

他不能使升降机门不打开，而升降机门一开就是进入厅中的。

升降机门的前面已有一块玻璃挡住，那是有红色粉状的大玻璃。

升降机到达了，机门打开。

其内的三个枪手首先是看见那块大玻璃。

但他们看见的是不同的，那是一面大镜子，是从衣柜内拆下来的，镜子背后是干了的水银，所以是粉红色。

眨眼间，他们看不出是镜子，而是看见自己的倒影，就以为是有枪的对手，他们便立即开枪。

镜子碎掉，他们才明白，仍继续开枪。

总之，有人在做怪，他们就不能停火。

但是镜子易碎，那水族箱的厚玻璃又是另一回事，那厚玻璃箱而并不立即碎，有些枪弹弹回去。

其中一人叫道：“停火！”

但已经迟了，他们的枪是一连串射出枪弹，而有些枪弹是连续中在同一点，那里的玻璃就破裂，水压使水向他们直射，甚为狼狈。

为了自卫，他们又再开枪。

玻璃破掉了，缸中的水冲出来。

这缸的水量很多，转眼间升降机中满是水，鱼也飞出来了，一面乱跳一面向他们乱咬。

三人在狼狈地呱呱叫时，仇天豪把一盏放在升降机旁的台灯越过水族箱的顶丢进去。

这灯除去了灯罩，却没有拔掉插掣，那长长的电线仍是与插掣通连着。

灯一落下来灯泡就破了，电力与水相通，电光闪闪，那些人剧烈地颤抖，跟着就不动了。

鱼也不动了。

仇天豪拔去插头，把那此时已轻了很多的水族箱推开。

这里也有一副闭路电视，却是单方面的，可以看到楼下大堂中的情形，而楼下的人却看不见仇天豪。

仇天豪看见有许多打手在跑来跑去。

他是不能乘升降机下去的，他出不了门口。

也许那些人亦未必敢乘升降机上来。

他看看这房间的主人。

这人的眼睛大大地瞪着，一动也不动，他已经死了，胸前有一个枪弹洞，还在流血，枪就掉在地上，一只手垂在旁边，近着那枪。

这不是仇天豪做的，但看来这人也不是自杀。

他的保险箱被打开了，文件散了一地。

这里面显然给人拿走了一些东西。

这都宛如一个梦境。

在半小时之前，仇天豪到这里来找这个人，这个人叫庄康，当然是一个非常有权势的人。

庄康可以从电视中看到来客是谁的。他听见庄康说：“让他上来吧！”

于是楼下那些保镖放行，让仇天豪乘升降机上来。

仇天豪上来，却看不到迎接他的人。

他自己走入书房，就看见庄康如此死在这里。

这简直是不可能的事情。

他知道是自己惹下了大麻烦，他乘升降机下去，也是要庄康下令的，而庄康却已不能下这命令。

假如庄康不是自杀，就是被杀，但是凶手何去？

仇天豪那半小时大部分是花在这屋中找寻，却没有人躲着。

那几个枪手已瘫软在那里，眼睛翻白。他们可能死掉了，也可能只是晕去，总之他们是失去了抵抗力。

仇天豪把他们的武器都解了下来，带在身上，用其中一人的一条肩带系着。

那闭路电视倒未受影响，由于它有本身的电线，那些电线包着有胶的外皮，不会通到仇天豪丢进去的电。

但这闭路电视对仇天豪没有用，他只是可以看到自己，看不到楼下的情况，但楼下的人可以看到他。

仇天豪开了一枪，把电视眼射破了，电视机的荧幕变成一片空白。

他可以听到下面有人声正在吵。

有人说：“那家伙怎么搞的？这么多水流下来！”

另一个说：“我们的人都死了。”

又另一个说：“我们不能上去。”

另一个说：“他也不能下来。”

他们也是说得对的，这个地方，唯一的通路就是这升降机，连楼梯都没有的，假如发生火警怎么办？

也许这里的主人需要严密的保安，防火警的事也不理了，反正屋中也没有什么可烧的。

仇天豪退出来，把其中一人的一条腿子拉出来。

升降机门开始自动合上，但是一夹到人的腿子，门又自动张开了。

门张开了又再合上，但是夹着那人的腿子又再度张开。如此一张一合，升降机门不关上，就不能降下去，而下面的人就不能乘升降机上来。

仇天豪跑回屋中，进入一间书房。

应该是一个在这里的凶手，杀了人而从保险箱中拿走了东西，但是这个凶手却不在。

一个无路可逃的地方，而仇天豪却找不到这个凶手。

由于他在上来之前还听到庄康的声音，那凶手一定是在他上来之时杀了他的。

仇天豪不相信庄康是自杀的。

他也不能离开，直至打进来的电话都找不到庄康，而下面那些人有事请示亦找不到庄康，仇天豪没有办法再拖下去，

那些人也会武装上来。

现在仇天豪总算利用了升降机，使他们暂时无法上来，但是他又要等到何时呢？

仇天豪拿着那些武器再度进入升降机，把升降机顶的盖子打开，向上面望望，不很远就是升降机槽的顶端，那上面有一个小小的窗子，有玻璃挡住。

仇天豪爬了上去，登上了升降机的顶上。

他仍需要拉住钢缆向上爬，才能够爬到那窗子的地方，那外面就是天台，仇天豪就站在升降机的机件上的钢梁上。

没有门口，维修升降机的人也不能够从天台进入。

这里的天台难道是不用的？

仇天豪开枪向那只小窗子一连串扫射，那有铁丝网在内的玻璃破碎掉了，由于子弹是密集的，可以把玻璃扫得很整齐，完全扫掉了。

但他仍丢过去一件衣服（那衣服来自其中一个枪手的身上）搭住小窗子的边缘，才伸手过去扳住，再一跳过去，扳了上去。

他就从小窗子钻了出去，外面就是天台。

这升降机槽顶看来本是楼梯顶的屋子，通出天台上的，而这楼梯拆去，小屋子的门也被封掉了，所以升降机的钢梁之上还有这许多空位，也还有这小窗子。

凶手应该可以从这窗子进来，又从这窗子逃走，但又不是，因为他是第一个由窗子出去的人，在他之前，窗子并未破掉。

仇天豪到了天台上，就开始作他的布置。

这里有一座水泥钢筋做的大水槽，这大厦的用水就是先将水由水管输上水槽，再由水槽输送下去，如此就可以得到均衡的水压。他现在就是要利用这水槽。

他在水槽的外面摸索着，心中就有了一个计划，却不知道这个计划能否生效，但他也只好一试。

他有手榴弹，但水槽的外壁那么厚而坚固，他要将其炸开是不可能的事，爆炸力一定不够。

于是他把手榴弹都放在水表的部份。

那里有一排水管，由近水槽的底部通出来，每一水管通到一层楼，而其中的水表就是计算流量的。

他把每只手榴弹搁在两条水管之间，然后就以快速手法把手榴弹的引爆针一一拔去，随即就跑到水槽的转角躲起来。

手榴弹几乎一齐爆炸，沉重的水槽只是震一震，果然不够爆炸力。

不过再转过去看，就看见那些水管已给炸断了，水正在涌出来。塑胶水管，很易炸开。

仇天豪随即又把那件衣服撕破，把每一个去水渠口都塞住了。

他把衣服撕成碎片，一小块就可以塞住一个渠口，假若不塞住渠口，那就等于下大雨，水槽出来的水会漏掉。

一个女郎从水槽后面转出来说：“你在干什么？”

仇天豪这时刚刚塞完最后一个渠口。

他连忙飞快跑到水槽旁，拿下来一把放在水槽顶上的枪

指着她，喝道：“你是谁？”

“我问你在干什么？”她说。

她是一个大约三十岁不到，相当美丽的女郎，留着短短的头发，身上穿着一件长袖的黑T恤及黑色的紧身牛仔裤、运动鞋。

“我——”仇天豪说。

她说：“我要的话，已经拿了你的枪，我们不是敌人。”

“你——你杀了他？”仇天豪说。

“我并没有杀他。”她说。

“你——你怎会在这里的？”仇天豪问。

她神秘地微笑：“门路是很多的，每一个地方都有门路可以到达。”

仇天豪说：“这里——这里是没有路上来的。”

“未必没有。”她说：“我问你在干什么？”

“放水。”仇天豪说：“水不断放出来，这天台就会满起来，变成一座水池，水会漏下去，警方的人会来救我。”

“救你？他们会把你当杀人凶手捉去。”她说。

“我没有杀人。”仇天豪说。

“你跟他们去讲好了。”她说：“这个地方是他们的势力，警方的人也是他们的人。”

“有了你。”仇天豪说：“我就比较容易解释了。”

“也许吧！”她说：“但你这也是一个不错的办法，让我来帮帮你。”

她走过去，走到一道铁门的前面，那铁门是属于一个小

小的混凝土箱子的，门上写明危险，内有高压电流。那是一个电掣箱。

这门却没有锁，可以打开。

打开来却看不见应有的电掣，只是看见内有一块平滑的胶板，但并不等于没有电掣，胶板是在箱子的中间，看来那些电掣是在胶板之后。

她说：“你来看看。”

仇天豪伸头进去看看。此时天色已很暗，快要入夜了，他来时已是近黄昏，但仍可看到那里面原来是一个通到下面的楼梯，而牆壁上有一个一个铁环，可以作楼梯用，可以爬下去，也可以爬上来。

此时水已开始流入槽中。

他说：“这就是庄康的暗道，他必要时是可以从这里逃走的。”

她说：“你真聪明。”

“这是通到——唔！他的书柜里面，那里面有一个暗门。你是从这里进去，也是从这里出来的。”仇天豪说。

“对了。”她说：“你装不满这天台，水会从这里漏下去。”

“我没有想到这箱子是无底的。”仇天豪说：“不过，这也一样，水会装满庄康的家，首先就是从升降机槽漏下去，这会更快有效。”

“对了。”她说：“这就可以让我们得救。”

仇天豪说：“我现在知道你是怎么离开庄康的家了，但你又是怎么来的？”

她说：“你能来我就不能来吗？”

仇天豪说：“那些人不知道你在这，他们打电话来都是叫我下去投降，完全没有提起你。”

“来吧！”她说：“我让你看一些东西。”

她走到天台的边缘，仇天豪才看见那里的围墙上有一只小小的三叉爬山钩子紧扣着，有一条黑色的尼龙绳通出去，看来是通到对街另一大厦的天台，由于天色已经暗了下来，所以看得不大清楚。

她一指：“我就是从那边来的，那边的天台比这里矮了两层，过去就比过来容易了。”

仇天豪说：“唔！这是一条很好的去路，你却为什么没有逃掉呢？”

“等天黑。”她说：“天亮的时候爬过去是太容易给人看见了。”

“你来时又如何？”仇天豪说。

“我是天亮之前来的。”她说。

“等消防车、警车来。”她说：“下面热闹，他们更不注意我们。”

“你杀死了庄康？”仇天豪说。

“我没有。”她说：“我只是用枪指住他。你来了，他以为可以反抗，他抢我的枪，枪响了，其实那是他的枪。”

“你又肯让他叫我上来？”

“多一个人是好些的。”她说。

“多一个人可以做你的替死鬼？”仇天豪说。

“本来的意思是如此，不过你又不是他们那一类人。”

“你究竟是谁？”仇天豪问。

“离开了这里之后，我们有很多时间谈这个。”她说。

不久，警车和消防车果然来了。这大厦还有其他的住客，到处都漏水，连电线都出了问题，人人都吵起来，也因为不能上天台而愤怒。

她说：“好了，我们可以走了，我看你的力气大概是没有问题的。”

她拿出一副滑轮，在那尼龙索上一搭，人就跨了出去。她说：“很抱歉，我只有这一副。”

她一跳出去，就沿着绳子滑向对面，她来的时候相信亦是用这东西，不过由下而上，却需要一下一下拉过来了。

仇天豪看着她滑到了对面，爬上了天台，她对他挥挥手，他只好拉着绳子爬过去。这的确是需要很充足的力气，要一手交一手，假如中途气力不继，就要掉下去了。

他虽然知道他可以做到，不过假如她多有一条细绳，让他把那滑轮拉回来，就容易得多。

他也出了一额头的汗，那是因为他不能肯定她是不是会把绳子解掉。

他跌下去，那就变成一个不能开口自辩的替身。

但她又没有这样做。

仇天豪用了很多气力及相当长的时间到了对面，也爬上了天台，他叹了一口气坐在地上，说：“好了，初步脱险。”

却没有人应他。

他四面望望，却看不到她，他低声叫道：“喂！你！你到什么地方去了？”

也没有反应他，他就知道她是走掉了。

仇天豪在天台上匆匆找了一遍，都找不到人。那尼龙绳仍紧缚在原处，但对他已经没有用，他亦收不回来。

他决定还是三十六计，走为上策。

他跑进这天台的门口，到了顶楼的走廊，按下升降机，升降机上 come 后，他搭了进去走了。

这大厦亦不是可以随便进来的，有护卫员在楼下，有电流控制的玻璃门挡着，但出去是比进来容易。进得来的人才可以出去，因此护卫员亦没有制止仇天豪出去，仇天豪镇静地按掣开门，出去了。

他走了之后，护卫员才觉得有些不对，由于仇天豪留下湿湿的脚印，他的衣服是已经整理齐整了，但是他的鞋子及袜子因为对面天台浸水，一时还未能干，所以就是湿的，但仇天豪已走掉了。

两个湿人，一个女一个男，一先一后离开了。

一小时之后，仇天豪已经在一间小旅馆中，坐在床上，看着电视，一面吃着晚餐，他认为不宜在街上走来走去，所以就托侍者买回来。

他认为他可以躲藏一阵，但是猜得不对。

这里的警方为了庄康办事真快，他的照片竟已出现在电视上了。

那是闭路电视拍下来的录影中摄出来的。

仇天豪立即放下那餐盆。

他的照片都出来了，那就实在很不妙。

他的眼睛看着房门口。

他连留在这里也不安全了。事实上他出这门口亦是有危险，这里是庄康的地方，庄康的势力那么大，死掉了影响力仍然是那么大，这里的工作人员认得他，也会看电视，就有可能通风报讯，或是直接向他采取行动。

仇天豪悄悄地搬动房中的衣柜。

他的推测并没有错。

假如他出去，他的情况就很不妙。

在楼下，这旅馆的掌柜已经在柜台之内放了一把手枪，每当有人从楼上下来他就伸手拿住那枪，看见下来的人不是仇天豪他才放手。

大约二十分钟之后，有一部车在门口停下，有四个打手冲进来。

其中一打手问：“他在什么地方？”

那掌柜说：“二一四号房。”

他说着递上钥匙，那人挥挥手没有接，就与同伴冲上去，假如他们要开房门，他们就不是用钥匙。

他们冲上了楼，到了楼上，手中已经有枪。还好此时没有人出来，否则，出来的人的运气就是不大好了。

他们很清楚看到二一四号房门上的号码。

用钥匙开门的确不是好主意。

他们四个人都对着门开枪，一个是射门锁，其他的就隔